

國朝文類

十

蘇子卿

PDG

國朝文類卷三十四

序

國統離合表序

姚燧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
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槩焉因年
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麓遇有疑忘即
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
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
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己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
目所有彙而爲編雖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

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
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
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
凡例曰中歲改元無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
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
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
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
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矧其時正在
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
一章武三年徵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

三年餘與微一九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微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

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
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
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
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
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
曰有被廢無謚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
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謚者故下取晉
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
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

前後叅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
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
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
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
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
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
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韙者
度不可以戶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
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
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耻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姚燧

其歲乙未王師徇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
悉阮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
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
生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
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
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殫不
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旣覺月
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
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脫履仰天而祝蓋少須

吏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矣
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
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
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
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獲識其
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
雖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
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
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
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

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
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缶將敗之
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
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蹠膏血以聞魑
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
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
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
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
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
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

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主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姚燧

至元三年三月未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予將游秦子能序予茲行乎予掉鞅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脩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薮澤也在

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
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
而為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為先生誦之
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
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
也博而肆尤邃史學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
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
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
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
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為古奇傑士之恒態必

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姚燧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哉昔之怠者爲忘不加進者弛而

爲退矣宜季正之耻友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
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願因鄙言獲進拜
先生屢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所藉以爲
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跡
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干心鄉人莫得見其
面于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
則止之無行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孰子
之兄伯靜之名嘗哀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
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化鄉岸然不流於今
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羸糧而就正焉又觀夫

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輝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姚燧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內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

古錄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
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
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
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
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
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
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
余不能之何以免人無嫉賢之譏乎年二十四始
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爲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鬪
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爲士林

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
爲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爲是說言以愚之
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旣示
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
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
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
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鉤
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
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錄之又言
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

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
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
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
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
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
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絕遠其文如風
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
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
之知己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
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